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海上花列傳

第六十三回 集腋成裘良緣湊合 移花接木妙計安排

按：周雙珠、周雙玉房間內打茶會客人，乃是賴公子、華鐵眉、喬老四、喬老七四位。喬老四本做周雙珠，遂為小兄弟喬老七叫了周雙玉幾個局，故此四人雖是一起，卻分據兩間房間。及洪善卿同陳小雲來時，賴公子正和周雙珠閑話，雙珠因善卿係熟客，不必急急下去應酬，祇管指東劃西，隨口胡說。周雙玉要央善卿寄信於朱淑人，先自下樓，從周雙寶後房門抄近進去，剛剛聽得陳小雲、周雙寶云云，並窺見洪善卿搖手之狀。雙玉猛喫一驚，急欲根究細底，轉念一想，大約朱五少爺定親之事秘密不宜，不可造次。當下邁步牽帷，見了陳小雲、洪善卿，側坐相陪，不露主角。

隨後雙珠進房，雙玉趁勢仍歸樓上。一直等到晚間客散關門，周雙玉獨自一個往見周蘭，叫聲「無悔」。周蘭和顏悅色命其坐下。雙玉宛轉說道：「我做仔無悔個討人，單替無悔做生意。除仔無悔也無撥第二個親人，除仔做生意也無撥第二樣念頭。故歇朱五少爺定仔親，故末就是無悔個生意到哉。無悔該應去請仔朱五少爺來，等我當面問俚，阿怕俚勿拿出洋錢撥來無悔，無悔為啥要瞞我哩？阿是常恐朱五少爺多撥仔耐洋錢，耐客氣勸嘍？」周蘭道：「勿是瞞耐呀。為仔朱五少爺說，常恐耐曉得俚定仔親，勿快活，教倪勸說起。」雙玉道：「故末無悔笑話哉！做我個客人多煞來裏，就比仔朱五少爺再要好點也勿稀奇。阿怕我無撥人討得去，啥個勿快活？」

周蘭聽說亦自失笑，方纔將八月底朱淑人聘定黎黎鴻之女，盡情告訴了雙玉。雙玉方纔想起兩月以來，時常聽得雙寶嘴裏大老母長，大老母短，原來是調侃我的，心下重重惱怒，忍不住淌眼抹淚，漸放悲聲。

周蘭始悔自己失言，祇見雙玉又道：「我搭阿姐兩家頭，做個生意來孝敬耐無悔，無悔也勿曾說過倪一句邱話。我就氣勿過雙寶，雙寶生意末一點無撥，拿倪兩家頭孝敬無悔個洋錢，買仔飯撥俚喫，買仔衣裳撥俚著，俚坐來浪無啥做。再要想出幾花閑話說倪、笑倪、罵倪！」說著，「嗚嗚」的掩面而泣。周蘭道：「雙寶陸裏敢罵耐？」

雙玉便纏述雙寶的風裏言風裏語，再添上兩句重話裝點逼真。氣得周蘭一疊聲喊「雙寶」。雙寶戰慄趨至。周蘭不及審察，綽起煙槍兜頭就打。卻被雙玉一手托住，勸道：「無悔勸哩，耐故歇打仔雙寶，晚歇撥雙寶加二罵兩聲，無悔陸裏曉得！倘然無悔喜歡雙寶，也容易得勢，讓雙寶原到樓浪去。我末說撥么二堂子裏做伙計。無撥個人說我、罵我，我心裏清爽點，也好巴結點做生意，孝敬耐無悔。」

周蘭越發生氣，丟下煙槍，問道：「我為啥喜歡雙寶嘍？耐阿姐來浪說，倘忙有辰光生意忙勿過，教雙寶代代局也無啥；勿然末，雙寶早就出去哉咯。我為啥喜歡雙寶嘍？」雙玉冷笑道：「無悔，耐嘴裏末說『讓雙寶出去末哉』，一徑說到仔故歇，雙寶原勿曾出去，倒勿是喜歡雙寶？」周蘭怒道：「故也勸緊，明朝讓雙寶去，省得耐多說多話！」雙玉道：「無悔勸動氣。我搭雙寶纔是無悔個討人，無啥喜歡勿喜歡，就要出去末，等商量好仔再去，啥要緊嘍？」

周蘭沉吟半晌，怒氣稍平，喝退雙寶，悄問雙玉如何商量。雙玉道：「無悔耐自家去算，雙寶進來個身價，就算耐纔豁脫仔，也不過三百洋錢。故歇雙寶來裏，生意末無撥，房間裏用場倒同倪一樣咯啲，幾年算下來，阿是豁脫仔勿少哉？我替無悔算計，勿如讓雙寶出去個好。」周蘭點點頭。雙玉又道：「阿姐個生意好，要雙寶代局。我生意不過實概樣式。雙寶出去仔，倘然阿姐忙勿過，我去代局末哉。」周蘭又點點頭。於是周蘭竟與雙玉定議，擬將雙寶轉賣於黃二姐家，樓上雙珠絕不與聞。

比及明日，周蘭欲令阿珠去黃二姐家打話，雙珠怪問何事，始悉其由。雙珠阻止道：「無悔，耐也做點好事末哉！黃二姐個人勿比仔耐，雙寶去做俚討人，苦煞個哩！我說無悔耐定歸勸雙寶末，也該應商量商量。南貨店裏姓倪個客人，搭雙寶蠻要好，倪去請俚來，問聲俚，要討末教俚討仔去。雙寶有仔好場花，倪身價也勿喫虧。無悔想阿對？」

周蘭領悟，叫回阿珠，轉令阿德保以雙寶名片去南市請廣亨南貨店小開倪客人。雙玉心想如此辦法，倒作成了雙寶的好姻緣，未免有些忿忿，但因雙珠出的主意，不敢再言。

不多時，那倪客人隨著阿德保接踵並至，坐在雙寶房間裏。周蘭出見，當面說親。倪客人滿心欣慰，滿口應諾；既而一想，三百身價之外尚須二百婚費，一時如何措辦，倒又躊躇起來。雙寶恐事不濟，著急異常，背地去找雙珠設法。雙珠格外矜全，特地請了洪善卿、喬老四等幾戶熟客，告知此事，擬合一會幫貼雙寶。眾人好善樂施，無不願意。洪善卿復去告知朱淑人，也與一角，卻不令雙玉得知。

候屆迎娶之期，倪客人倒也用了軍健樂人、提燈花轎，簇擁前來，娶了過去，也一樣的拜堂、告祖、合巹、坐床，待以正室之禮。

三朝歸寧，倪客人也來了，請出周蘭，雙雙拜見，口稱「岳母」，磕下頭去。周蘭不好意思，趕緊買了一副靴帽相送，盛筵款待，至晚而回。

自雙寶出嫁以後，雙玉沒了對頭，自然安靜無事。周蘭欲勸雙玉接客，尚未明言。雙玉已揣測知之，心中定下一個計較，先去灶間煤爐旁邊，將剗空生梨內所養的促織幾盡數釋放，再令阿德保去買一壺燒酒，說要擦洗衣裳煙漬，然後令阿珠去請朱五少爺。朱淑人聞得定親之事早經泄漏，這場噪鬧勢所必然，然又無可躲避，祇得皇皇然來。見了雙玉，抱慚負疚，無地自容。雙玉卻依然笑臉相迎，攜手納坐，顏色揚揚如平時。淑人猜不出其是何意見，嘿嘿相對，不則一聲。將近上燈時分，淑人告辭言歸。雙玉牽衣拉過一邊，呢呢軟語，欲留一宿。淑人不忍故違其意，領首從命。

須臾，叫局的絡繹上市，雙玉遂更衣出門，留下巧囡在房伏侍淑人便飯。等得雙玉回家，更有打茶會的，一起一起應接不暇。一直敲過十二點鐘，漸漸的車稀火燼，簾卷煙消。阿珠收拾停當，聲請淑人安置而去。

雙玉親自關了前後房門，並加上門，轉身盪來，見淑人褪履上床。雙玉笑道：「慢點困哩，我有事體來裏。」淑人怪問云何。雙玉近前與淑人並坐床沿。雙玉略略欠身，兩手都搭著淑人左右肩膀，教淑人把右手勾著雙玉脖項，把左手按著雙玉心窩，臉對臉問道：「倪七月裏來裏一笠圍，也像故歇實概樣式，一淘坐來浪說個閑話，耐阿記得？」淑人心知說的係願為夫婦生死相同之誓，目瞪口呆，對答不出。雙玉定要問個明白。淑人沒法，胡亂說聲記得。雙玉笑道：「我說耐也勿該應忘記。我有一樣好物事，請耐喫仔罷。」

說罷，抽身向衣櫥抽屜內取出兩祇茶杯，杯內滿滿盛著兩杯烏黑的汁漿。淑人驚問：「啥物事？」雙玉笑道：「一杯末耐喫，我也陪耐一杯。」淑人低頭一嗅，嗅著一股燒酒辣氣，慌問：「酒裏放個啥物事嘍？」雙玉手舉一杯，湊到淑人嘴邊，陪笑勸道：「耐喫哩。」淑人舌尖舐著一點，其苦非凡，料道是鴉片煙了，連忙用手推開。雙玉覺得淑人未必肯喫，趁勢捏鼻一灌，竟灌了大半杯。

淑人望後一仰，倒在床上，滿嘴裏又苦又辣，拚命的朝上噴出，好像一陣紅雨，濕漉漉的灑遍衾裯。淑人支撐起身，再要吐時，祇見雙玉舉起那一杯，張開一張小嘴，咕嘟咕嘟盡力下咽。淑人不及叫喊，奮身直上，奪下杯子，攢於地下，豁琅一聲，砸得粉碎。雙玉再要搶那淑人喫剩的一杯，也被淑人攔落跌破。淑人這纔大聲叫喊起來。

樓下周蘭先前聽得碗響，尚不介意，迨至淑人叫喊，有些疑惑，手持煙燈，上樓打探。淑人趕去拔下門門，迎進周蘭。周蘭見淑人兩手一嘴及領衣袍袖之上，皆為鴉片煙沾濡涂抹，已是駭然；又見雙玉喘吁吁挺在皮椅上，滿臉都是鴉片煙，慌問：「啥事體哩？」淑人偏又訥訥然說不清楚，祇是跺腳乾急。

幸而那時雙珠、巧囡、阿珠都不曾睡，陸續進房，見此情形，十稔八九。雙珠先問：「阿曾喫嘍？」淑人祇把手緊指著雙玉。

雙珠會意，喚個相幫速往仁濟醫館討取藥水。

巧因舀上熱水，給淑人、雙玉洗臉漱口。淑人抹淨手面，吐盡嘴裏餘煙。雙玉大怒，欵地起立，柳眉倒豎，星眼圓睜，咬牙切齒罵道：「耐個無良心、殺千刀個強盜坯！耐說一淘死，故歇耐倒勿肯死哉！我到仔閻羅王殿浪末，定歸要捉耐個殺坯！看耐逃走到陸裏去！」

周蘭還是發怔。雙珠叫聲「雙玉」，從中排解道：「五少爺是勿好，勿該應定個親。不過耐也年紀輕，勿懂事，客人個閑話纔是瞎說。就算故歇五少爺勿曾定親，阿要討耐去做大老母？」雙玉不待說完，嚷道：「啥個大老母小老母！耐去問俚，啥人說個一淘死？」淑人拍腿哭道：「勿是我呀！阿哥替我定個親，一句閑話無撥我說哋！」雙玉欵地撲到淑人面前，又狠狠的戟指罵道：「耐祇死豬羅！曉得是耐阿哥替耐定個親！我問耐，為啥勿死？」嚇得淑人倒退不迭。

正忙亂間，相幫取到一瓶藥水，阿珠急取兩祇玻璃杯，平分倒出。淑人心疑尚恐不曾吐盡，先去呷了一口。雙玉怒極，一手搶那杯子，照准淑人臉上甩來，潑了淑人一頭藥水。幸虧淑人頭頸一側，那玻璃杯從耳朵邊攏了過去，沒有甩著。淑人遠遠央告道：「耐也喫點哩。耐喫仔個藥水，隨便耐要啥，我總歸依耐，阿好？」雙玉大聲道：「我要啥嘍？我末要耐死哉哩！」周蘭、雙珠同詞勸道：「死勿死末再說，耐喫仔了哩。」

阿珠、巧因也幫著千方百計勸雙玉喫藥水。雙玉不禁哼的笑道：「勸啥嘍？放來浪，等我自家喫末哉哋！俚勿死，我倒犯勿著死撥俚看，定歸要俚死仔末我再死！」說著，舉起玻璃杯，一口一口慢慢的呷。巧因絞上手巾，揩了一把。不多時，一陣翻腹攪肚，喉間汨汨作響，便嘔出一汪清水。周蘭、雙珠一左一右，攙著臂膊，叫雙玉祇顧吐。雙玉一面吐，一面還喃喃不絕的罵。直至天色黎明，稍稍吐定，大家一塊石頭落地，不好再去睡覺，令灶下開了煤爐，燉口稀飯，略點一點。

淑人知道雙玉兀自不肯干休，背地求計於雙珠。雙珠攢眉道：「雙玉個脾氣，五少爺也明白個哉。俚陸裏肯聽人個閑話？倪是一家人，也勿好搭俚說，就說末也無行用。耐倒是請個朋友來勸勸俚，俚倒聽句把。」

一句提醒了淑人，當即寫張字條速令相幫去南市咸瓜街請永昌參店洪老爺。大家把雙玉扶上大床，各自散去。淑人眼睜睜地獨自看守，守到日之方中，洪善卿惠然肯來。淑人趕出迎見，請進雙珠房間，細述昨宵之事，欲懇善卿去勸雙玉。

善卿應承，逕過雙玉房間，見雙玉歪在大床上，垂頭打盹，調息養神。善卿近前輕輕叫聲「雙玉」。雙玉睜眼見了，起身讓坐。善卿隨口問道：「身向裏阿好？」雙玉冷笑兩聲，答道：「洪老爺，耐末勦假癡假默哉！五少爺請耐來勸勸我，我無撥第二句閑話，我故歇末定歸要跟牢仔俚一淘死！俚到陸裏，我跟到俚陸裏，定歸一淘死仔末完結。無撥第二句閑話！」善卿婉婉說道：「雙玉勦哩，五少爺一徑蠻要好。定親個事體，也是俚阿哥做個主，倒勦去怪俚。我說一樣個人，無啥大小。我做個大媒人，原嫁仔五少爺，耐說阿好？」雙玉下死勁啐道：「呸！我去嫁俚無良心個殺坯！」祇說了這一句話，仍自倒下，合目裝睡。

善卿無路可入，姑轉述於淑人。淑人更加一急，唉聲嘆氣，沒個擺布。善卿探問雙珠，畢竟雙玉是何主見。不想雙珠亦自不知。善卿道：「阿是有啥人教俚個嘍？」雙珠道：「雙玉末陸裏要人教！倘然是倪教個末，單有教俚做生意，無撥教俚啵個哋！」善卿再四尋思，終不可解。雙珠道：「我想雙玉個意思，一半末為仔五少爺，一半還是為雙寶。」善卿呵呵鼓掌道：「一點也勿差，難末有點道理哉。」淑人拱立候教。

善卿復尋思多時，呵呵鼓掌道：「有來裏哉，有來裏哉！」淑人請問其說。善卿道：「耐勦管。耐說雙玉隨便要啥，耐總依俚，阿有該句閑話？」淑人說：「有個。」善卿道：「我替耐解個冤結，多則一萬，少則七八千，耐阿情願？」淑人說：「願個。」善卿道：「價末纔是哉。」淑人請問終究如何辦法。善卿道：「故歇勿搭耐說，等事仲舒齊仔，耐也明白哉。」

淑人抱著個悶壺盧，無從打破，且令阿珠傳命叫菜，與善卿兩人便飯。

善卿手招雙珠，並坐一邊高椅上，搭肩附耳，密密長談。雙珠從頭至尾，無不領悟。少頃談畢，雙珠輾轉一想，卻又遲回道：「說末說說罷哉，勿見得成功哩。」善卿道：「定歸成功，俚啵勿在乎此。」雙珠乃逕過雙玉房間，為說客捉刀。

適值阿珠搬上飯菜，善卿叫住，就擺在雙珠房間裏。善卿、淑人銜杯對酌。

既而雙珠回房復命，道：「稍微有點意思；就不過常恐勿成功，再要撥人家笑話。」善卿道：「耐去說，倘然真真勿成功，我原拿五少爺交代撥俚。」雙珠重復過去說了，回復道：「纔是哉，俚說故歇五少爺就交代撥耐。」善卿呵呵鼓掌而罷。

第六十三回終。